



# 春天的味蕾

□ 李阳海

春风吹绿了三月，细雨润物无声，轻柔地抚过原野，涓涓润湿了泥土。沉睡了一冬的物种，都急不可耐地破土而出，树上的枝桠勃发出了嫩芽。这时，地上的荠菜、蒲公英、打碗花、灰灰菜和王不留行，树上的香椿芽、榆钱，都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。

小时候，一放学我就和小伙伴结伴往田野林间跑，在一片春意盎然里寻找野生的美味。挖好的野菜在小河中涮洗干净，然后拎着塞满春意的篮子回家让母亲烧制。我们采摘的主要有两种野菜，一种是蒲公英。烧开水后，母亲把蒲公英放进去，翻两个身，放在凉水中泡一会儿，捞出来挤干水分，装在盘中，放上盐和椒油就可以吃了。吃一口，那微苦中散发着特有的清香，嘴里满是纯正的、浓烈的、春天的味道。另一种野菜是王不留行，返青的麦田里到处都是，不一会儿就能拔满一篮子。去掉根部，清洗干净，待到玉米面粥熟了的时候，母亲把它放进锅里，用勺子搅动几下就可以吃了。金黄的

玉米面，翠绿的王不留，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，我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

故乡的荠菜多，母亲想着法子做给一家人吃。有时候是将切碎的荠菜，加上盐、麻油和熟芝麻凉拌，清香爽口，味道鲜美，有时候是将荠菜和鸡蛋拌匀，摊成荠菜鸡蛋饼，吃起来别具风味，当然还可以做青白分明的荠菜豆腐汤等等。

树梢上的香椿是春天的信使，它在和风细雨中向人们频频招手。我们每次采摘香椿芽的时候，总会掰一枝嫩芽放在鼻前嗅一嗅，那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特殊芳香。香椿芽的吃法多种多样，香椿芽炒鸡蛋、凉拌香椿芽、香椿芽拌豆腐，这些都是家常小菜，不足为奇。最让人口馋的是，用香椿芽包的饺子，那口感真是无与伦比。把香椿芽先稍微用水烫一下，切碎拌上腌猪肉，那是最佳的搭配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吃这种饺子时，不要狼吞虎咽，一定要细嚼慢咽，品咂回味。你只要吃一次，保你一辈子都会爱恋它。

秀食可餐的香椿芽，在丰富老百姓的口福和日子的同时，也飘出来诗情画意。许多文人墨客吟咏香椿的诗句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金朝末年，客居在宜阳的大诗人元好问喜食香椿，他在《溪童》诗中写道：“溪童相对采椿芽，指似阳坡说种瓜。想得近山营马少，青林深处有人家。”此诗描绘了春天时，儿童们在山中溪水边采香椿芽的情景。不难看出，自古以来，中国人的生活中就已经流淌着一种香椿情怀了。

榆钱是老百姓春天梦寐以求的口福，也是救命的食材。家乡的房前屋后几乎都有榆树。春天，榆树披上一身新绿，悠然地开枝散叶，一串串榆钱挂满枝头，就像一串串霜凌冰挂，会让你看得花眼，馋得直流口水。我们几个小伙伴总会提着篮子爬到树上摘榆钱，时不时地往嘴里塞上一把。回到家里，母亲把榆钱放到水里洗干净，拌上玉米面，放到笼屉里蒸好，再拌上点辣椒、蒜泥等佐料，那可真称得上是美味佳肴了，总让人吃不够。



## 赴一场山河之约

□ 赵增强

不知从何时起，心底便藏着一份滚烫的向往，那是对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深深的爱。我想去触摸长白山终年不化的积雪，想去聆听鼓浪屿潮起潮落的海浪，想去踏遍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，想去探寻江南水乡蜿蜒的巷陌。

行囊或许不丰，但热忱满溢，执念亦坚，便不惧山高路远，只待风起时，奔赴这场山河之约。

这份向往并非一时兴起，而是在无数个深夜里，对远方的反复勾勒。

我知道，真正的旅行从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，而是沉下心来，去触摸一座城市的脉搏，去感受一座城市的呼吸，去体验一种生活的肌理，去读懂一方水土的深情。

我曾无数次想象，在北方的小城，清晨踏着霜露起床，去逛当地人常去的早市，尝尝出锅的油条豆浆，听带着方言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看烟火气在街巷里升腾；在南方的古镇，闲暇时沿着青石板路缓缓漫步，看乌篷船摇过小桥流水，听老人讲那些尘封的往事，欣赏夕阳柔弱地把白墙黛瓦染成温柔的橘色。

我想在新疆的草原上，随牧民策马放牧，看繁星铺满夜空，听风拂过草尖的沙沙声，感受天地的辽阔；想在云南的村寨里，和当地人一起上山采茶，看阳光穿过茶树的缝隙，听少数民族的歌谣在山谷里回荡，感受淳朴的热情；想在东北的雪屋里，围着火盆剪窗花，看雪花落在窗棂上，听东北人爽朗的笑声，体验那份豪爽与温暖。

我还想走遍那些古老的村落，在黄土高原的窑洞前，听老农讲述农耕的智慧；想在海南的沙滩上，踩过细软的沙子，听海浪拍打着海岸，感受那份宁静与惬意；想在遥远的边疆，和守边的战士们一起，看日出染红天际，听风沙在戈壁回响，共同感受那份坚守的力量。

我知道，这场旅行不会一帆风顺，或许会遇到泥泞的山路，或许会遭遇突如其来的风雨，但这些都不会阻挡我前行的脚步。因为我明白，真正的山河之约，不是为了看遍所有风景，而是为了在旅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，为了在与自然和人文的相遇中，读懂生命的意义。

### 诗词二首

#### 春风秋水辞(其二)

吾与春风皆过客，君携秋水揽星河。  
三星在天客在远，红豆抛尽相思折。  
且以弱水许山盟，山高水远千千褶。  
怜少欢薄别梦浅，谁立红楼演离歌？

#### 白衣胜雪

执剑问道未有期，  
尽诛仙魔无穷极。  
除却君身三重雪，  
天下谁人胜白衣。

作者：黄启远，中国当代诗人、作家，字子宁，号听雪楼主，别号不远楼主、小山居士。代表作品有《不远楼诗笺》《听雪楼诗笺》《含章集》《待月集》等诗集，《风的执行官》《光影帝国》《死亡密码》等小说。其创作融合古典意境与现代语言，注意意象凝练与情感表达，诗歌语言兼具古典韵律感与当代口语化特征。作品部分采用片段化叙事结构，打破传统抒情诗的线性逻辑，形成蒙太奇式诗意表达。曾获新浪第四届原创大赛青春文学奖探花奖、腾讯创新铜奖，迎驾杯芬芳桃李奖等。



## 山茱萸

□ 吕国华

第一次见到山茱萸，是多年前的一个正月十五。一家人驱车前往茅岭底水库游玩，刚入山西境内，便见路旁田野间，一排不知名的小树正开着满枝黄花。我心生好奇，停车细看，细碎繁密的小花攒成伞状，缀满枝头，清灵又热闹，心想这黄花比迎春花开得早呀。

询问之后，得知这是山茱萸。那一刻，我立刻想起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诗句，暗自思忖：它是古诗里那枝重阳茱萸吗？此后我便留了心，渐渐知晓，山茱萸是乡野间观赏与药用俱佳的草木。

山茱萸为山茱萸科山茱萸属落叶小乔木或灌木，树皮灰褐色，呈薄片状剥落；枝条纤细舒展，自带一份疏朗之态。叶对生，纸质，卵状披针形，侧脉呈弧形内弯，脉腋间簇生淡褐色短柔毛，形态特征十分鲜明。

它适应性极强，喜凉爽湿润气候，适宜生长在疏松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中，耐寒、耐旱、亦耐半阴。在我国陕西、河南、浙江、安徽等地，均有天然分布，如今多地有栽培。

每年早春，残雪未融，寒意未消，在叶子萌出之前，山茱萸的混合花芽便率先破冰而出，迎寒绽放，妥妥的报春使者。十五至三十朵小花聚成伞形花序，花瓣舌状披针形，微微向外反卷，满枝金黄如碎金撒树，没有绿叶的陪衬，更显清绝雅致。

其花期约持续25天，若遇持续低温，坐果率会明显下降，这是自然赋予它的生存考验。花谢之后，新叶舒展，青果渐生；至九、十月，椭圆形如小枣般的核果成熟，红若玛瑙，紫如凝脂，果肉肥厚酸涩，干燥后便是中药“山茱萸”，也常被称作“枣皮”。

山茱萸药用历史悠久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将其列为上品，载其“主心下邪气，寒热，温中，逐寒湿痹，去三虫”。唐代《药性论》进一步阐释功效，言其能“补肾气，兴阳道，添精髓，疗耳鸣，止月水不定”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精炼总结：“补肝肾，涩精气，固虚脱”，一语道破其核心药用价值。

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千古名

句，让“茱萸”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意象。但很多人不知，山茱萸与重阳插戴的茱萸，并非同一种植物，二者在植物分类、性味功效、民俗用途上均有本质区别。

山茱萸为山茱萸科，枝干柔软无刺，花黄果红，味酸涩，以滋补肝肾见长；而古人重阳插戴的茱萸，主流考证为吴茱萸（芸香科吴茱萸属），部分地区亦指食茱萸（椿叶花椒）。二者均具尖刺，气味辛辣刺鼻，枝干粗硬，与山茱萸形态迥异。

吴茱萸性热味辛，有小毒，功擅散寒止痛、降逆止呕，因辛香浓烈，被古人赋予驱邪避疫之意，是重阳辟邪的民俗之物，而非滋补良药。山茱萸与吴茱萸实为名同而物殊，一为入药，一为入俗，不可混为一谈。

一株山茱萸，藏天地造物之智，以金花报春，以果肉济世，是中华草木文化中一抹温润而独特的亮色。春赏金花、夏观碧叶、秋品红果、冬望疏枝，山茱萸以四时之美，静静诉说着草木与时序的千年智慧。

